

上帝之鞭

成吉思汗、耶律大石、阿提拉的征战帝国

匈奴人

阿提拉：最后的单于

契丹人

耶律大石：一个人的帝国

蒙古人

成吉思汗：
一代天骄



王族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K229.9

5

2007



上帝之鞭

成吉思汗、耶律大石、阿提拉的征战帝国

王族 著

讲 古 堂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帝之鞭:成吉思汗、耶律大石、阿提拉的征战帝国/
王族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

(讲古堂)

ISBN 978—7—5633—6552—4

I. 上… II. 王… III. 中国—古代史—通俗读物
IV. K2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394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造甲街南里 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0)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18 字数:198 千字 图片:90 幅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8 000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容简介

匈奴人阿提拉、契丹人耶律大石和蒙古人成吉思汗这三位历史人物，都是从个人理想出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和掠夺欲望去征服欧亚世界的。他们为世界带来战争和死亡，而后又重新为其布局。西方人在他们刚出现的时候，因为不喜欢他们来自落后的地区，而且缺少文明，所以便称他们为“蛮族”，但当西方的城市被掠夺、建筑被无情地摧毁，高贵被凌辱，乃至文明被撞击得东倒西歪时，西方人便惊呼：上帝之鞭出现了。

他们三人身上的一个共同点，都是从东方草原出发，用极富游牧特色的方式去征服世界的。他们把诸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并且因为他们都是来自落后地区的牧民，所以，他们身上呈现出了一股奇特的地域气息。按勒内·格鲁塞的说法，他们是一群大地之子。他们终其一生都要让自己在开阔的地方生活，并为之不惜一切地去打仗，让人觉得他们就是为战争而生的。

作者简介

王族，甘肃天水人，曾入伍西藏阿里，后调入新疆喀什，现居乌鲁木齐。写作以诗歌和散文为主，多关注地域文化。出版有诗集《所在》，散文集《动物精神》、《风过达坂城》、《藏北的事情》、《游牧者的归途》，长篇散文《悬崖乐园》、《图瓦之书》、《狼界》等十五部作品。





讲 古 堂



明朝的皇帝

高 阳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张宏杰

大明日落

蔡 磊

郑泉宝

上帝之鞭

王 族

责任编辑 曹凌志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制 作 左 伟

杨无惧

<http://www.bbt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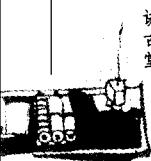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 tong book.com

阿提拉、成吉思汗……他们的名字广为人知。西方的编年史家们对他们的叙述使他们名扬四海。这些伟大的野蛮人闯入了发达的历史文明地区，几年之内，他们使罗马、伊朗或者中国在瞬间被夷为废墟。他们的到来、动机及消失似乎都是极难解释的，以致使今天的历史学家们还倾向于古代著作家们的结论，视他们为上帝之鞭，他们是被派来惩罚古代文明的。

——[法]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

目 录

引子一 牧人、骑手或战士	1
引子二 游牧者走过的地方	9
阿提拉：最后的单于	15
匈奴人	
一 怀念或记忆	19
二 狼的后代	20
三 散架的原始车辆	23
四 时间的腹腔	28
五 贬和褒的词	35
六 狼性	40
七 流血的河	44
八 文明之痛	48
九 奥尔良战役	53
一〇 猫与老虎的游戏	57
一一 女萨满传出的消息	62
一二 九十九步和最后一步	69



一三 婚礼背后的阴影	74
一四 死亡的另一种说法	77
一五 马戏表演中示众的头颅	79
一六 冒险的代价	83
一七 寻找祖先的人	88
附录一 匈奴单于世系等	92

耶律大石：一个人的帝国 97

契丹人

一 战争让人疯狂	101
二 长城第一次被打开了一个口子	102
三 辽王朝的盛与衰	109
四 战狼跃上了历史舞台	115
五 不合时宜的爱情	120
六 孤独的突围者	124
七 寻找自己的路	131
八 远行	135
九 一个人的帝国	139
一〇 理智的迁移	141
一一 称雄一方	145
一二 卡特万大战	149
一三 中亚的颤抖	153
一四 复国之痛	157
一五 胜利与失败	160
一六 消失的背影	164
一七 一种证词	168
附录二 辽皇帝世系	172

成吉思汗：一代天骄 175

蒙古人

一 官帐车大道	179
二 天族	180
三 少年的苦难	186
四 两个典故或草原上的女人哲学	191
五 安答的箭	196
六 蒙古的统一	199
七 大树底下的启示	203
八 札撒令	208
九 像围猎一样打仗	215
一〇 西夏的阵痛	220
一一 金朝的战栗	223
一二 西辽之痛	227
一三 花刺子模的灭亡	230
一四 英雄的血一定要洒在战场上	235
一五 草原的尊严	238
一六 长调声音里的马群	242
一七 倾倒的巨柱	246
一八 让世界年轻起来	251
一九 科克盟科克	253
附录三 成吉思汗世系	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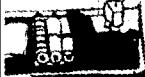
后记 他年之史，今日之志 269

引子一

牧人、骑手或战士

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了。春天让草原上有了新的生机——草地绿了，树发芽了，山上的积雪消融后流下了雪水，牛羊和马又变得不安起来，它们知道很快又要去夏牧场了，那是一次要历经远行之后才可以享受的盛宴。牧人们同样在这样的季节会有一丝悸动，“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他们的目光被吸引到了远处，心已经有些按捺不住，要急切地赶着牛羊去远方的夏牧场。他们的先辈曾留下过这样的谚语：“眼睛能看到的地方，人和马一定能到达。”当他们将眺望的目光收回，内心已有了几丝欣慰，脸上的神情也颇为从容和惬意。

在春天出发，这是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沿袭了很多年的生存规则。“随季节迁移，逐水草而居。”他们因此成为大地之子，命运与土地紧密相关。他们赶着牛羊到达夏牧场，让它们啃食青草，而他们则骑马在草原上奔跑、追逐和唱歌。古老的游牧生活让一代又一代人遵从着草原上的法则：牛羊仅为自己食用，马匹仅为自己骑乘，他们不懂得对外交流，经济和贸易在远古的草原上是不存在的，他们因而自足自乐，精神极度自由。一年下来，一个牧民随着羊群增多，马匹长得健壮，在部落里的地位也会逐步提高。当然，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草原的主人，每个人都被划分了牧场。有时候，部落与部落之间会有一些战争，但民族尊严是解决所有矛盾的有力方法，他们会用多少代人坚持下来的传统方法解决矛盾，比如歃血盟约，赔驼代罪，等等。



后来，他们把牧业发展壮大，因为偶然的机会，他们开始向外界张望。那一时刻，他们看到了让他们十分震惊的文明。这些文明在一道沿袭了很多年，显然是用来防范他们的栅栏。他们向这道古老的栅栏内眺望，看到了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文化、建筑、村庄、农业、城郭、粮食、服饰、工具等，他们受到了刺激，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慢慢向文明地区接近。显然，他们是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的，文明给他们造成了一种既兴奋又怯懦的心理。他们从草原边缘或不为人知的角落悄悄走出来，像他们传说中的祖先“狼”一样，在他们认为较为安全的地带先慢慢游动，然后迅速越过栅栏向目标扑去。但这种在好奇心促使下的冒险显然是不成熟的，他们受到了栅栏内的人强有力地阻击，他们一无所获，不得不转身离去。他们由此明白，栅栏内的东西并不像他们在草原上捕获动物那样容易得手，他们在草原上惯用的手段在文明面前毫无作用。但他们对此并不在乎，回到草原后便又引吭高歌，纵情欢舞。草原是他们的天堂，他们回到草原便等于回到了天堂。

但他们也是不安分的，到了秋高马肥之时，他们又有了去外面的世界闯荡的想法。他们是一股从雪山上倾泻下来的雪水，文明地区相对他们而言犹如一个“水库”，他们渴望汇入这个水库找到一



宁夏贺兰山贺兰口岩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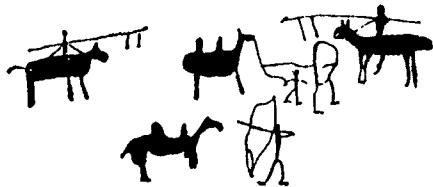


宁夏中卫苦井沟岩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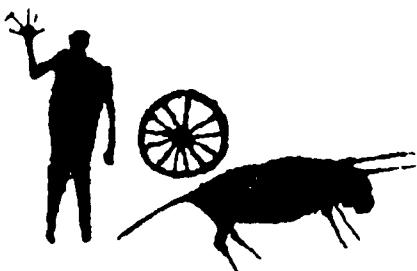
个立足之地。他们甚至还有在这个水库上建立水上乐园的想法。

他们因此引发了文明地区的战火。历史有时候总是被一些不起眼又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情缔造的。纵观历史，中原每隔几百年，总要被北方的某个少数民族攻入，并执掌大权。鲜卑、蒙古、满族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些草原牧人就是在不被人们注意时悄悄迁徙的。这时候，前面有可能就是他们愿望中的家园，也有可能就是战场。他们把全部家产都捆绑在马背上，手持弯刀前行；他们是游牧者，但在瞬间的杀伐中又会变成一个个战士，对于“善骑”的他们来说，这并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因为他们天生就是好斗和残忍的。

文明地区的栅栏有时候并不是坚不可摧的，他们伸出双手将阻碍他们的古老栅栏推倒后，十分惊讶地发现，那里气候很好，田野上的泥土十分肥沃，四周有长势非常好的树木；这正是他们理想中要到达的地方。但不久，栅栏内的人因为受到了他们的打击，便开始走出栅栏与他们开始了真正的较量。很快，两只手辦在了一起。在他们各自的身后，都有更为复杂的背景，都站着更多的人在呐喊助威。雪峰上的云慢慢散去，太阳从雪峰反射出的一片寒光中升起，将阳光洒在了大地上。他们马上有了反应，浑身突增力



新疆登格克霍拉岩画。



新疆巴尔达库尔岩画。



量，一咬牙将从栅栏里走出的人的手向下压去。从栅栏里走出的人大吃一惊，赶紧用力挺住……这两只手从此就一直这么掰着，谁也不想轻易松开。

后来，这些草原牧民慢慢变得平静了，早先想在文明地区“射杀猎物”的心理也已经没有了，但他们的血液依旧很热，依旧不停地在文明地区的栅栏外徘徊着。他们的向往就像大漠上一掠千里的大风一样，一旦发作便不可收拾。当这场大风被阻挡后，便呼啸得更厉害了，一声高过一声，使绵延万里的边关一线烽火硝烟千年不息。就像从雪山上流下来的雪水再也不会倒流上去一样，在他们改变文明地区的能量未耗尽之前，他们的野心没有被摧毁之前，冒险没有付出残忍的代价之前，他们是绝对不会回头的。

慢慢地，从他们中间涌现出了一些代表人物。他们是匈奴阿提拉、契丹人耶律大石和蒙古人铁木真(成吉思汗)。

阿提拉是匈奴的最后一位单于，是历史上走得最远的匈奴。在东方，匈奴要么已融入别的民族，要么进入长城以内生活，人们已经很少再提到匈奴这两个字了。但他却突然在欧洲出现了，把匈奴人乐于冒险的精神推向了极致，在欧洲横冲直撞，差一点摧毁了罗马。我们把时间从阿提拉这里回溯四五百年，当时的



内蒙古阴山车辆与狩猎岩画。

匈奴在西域像脱缰的野马，带着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幻想匆忙上路，在受到阻碍后便又向别处恣肆蔓延。他们在人生旅程上拐了很多弯，受到了很多物体的羁绊，但他们始终没有停止过，并从来都不回头。几百年后，他们的这种冒险精神终于在阿提拉身上得到了一次淋漓尽致的爆发，在西方文明世界面前，他仍然显得像他的祖先一样乐观、简单和无所顾忌，让我觉得这群不停地给世界找麻烦的匈奴人通过打击罗马帝国，终于享受了一次实现了古怪想法的快感。

耶律大石从一开始就立志称汗，在最为艰难困苦的境地几乎靠着一个人的力量建立了帝国。如此大志向和大作为，古往今来有几人可与他相比。而且他在后来称雄中亚时，使喀喇契丹成为历史上统治中亚和西域版图最大的国家。但耶律大石从一开始跃上历史舞台就命运不济，他面临的辽国大厦将倾，人心涣散，但他却雄心万丈，企图力挽狂澜，拯救辽国东山再起。就这样，辽国的“大败”和他个人的“大志”在他身上交织出了他痛苦的命运，他苦苦挣扎，作为一个常人的内心和精神反应显得越来越清晰，他的失败和追求也越来越紧地扭结在了一起。他作为西辽大汗是无比辉煌的，但他的内心却充满了凄楚，至死都不能放松。

成吉思汗是统一蒙古并征服欧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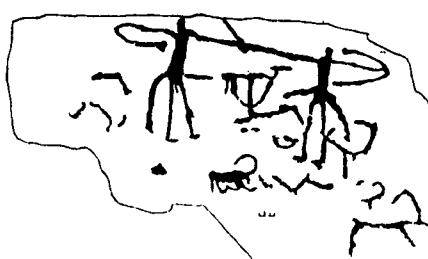


内蒙古阴山战争岩画。



天之骄子，他将草原民族围猎的方法十分成功地运用到作战中，形成大兵团攻击的优势，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辉煌胜利。他带领蒙古人征服欧亚，推翻宋朝，是以军事的方式走得最远的游牧民族。而且受到他打击的都是一些强大的国家，这些强大国家的文明和城市被他一举击溃，他走后，身后留下了一座座废墟。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史学家，都对他的经历和他所处的时代进行了细致的记录。由此可见，人们是因为出于对他的敬仰而在认真地做着有关他的事情。成吉思汗是成功的，历史记录下了他高大和完美的形象，有关他的史书皆因他身上的扩张和掠夺欲而显得生动。作为一个军事家，他成功实施扩张，并用掠夺手段取得了撼人的业绩。他是一位战神。

阿提拉、耶律大石和成吉思汗这三位历史人物，都是从个人理想出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和掠夺欲望去征服欧亚世界的。他们为世界带来战争和死亡，而后又重新为其布局。西方人在他们刚出现的时候，因为不喜欢他们来自落后的地区，而且缺少文明，所以便称他们为“蛮族”，但当西方的城市被掠夺，建筑被无情地摧毁，高贵被凌辱，乃至文明被撞击得东倒西歪时，西方人便惊呼：上帝之鞭出现了。他们三人身上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从东方草原出发，用极富游牧



哈萨克斯坦莫衣纳克岩画。

特色的方式去征服世界的。他们把诸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并且因为他们都是来自落后地区的牧民，所以，他们身上呈现出了一股奇特的地域气息。按勒内·格鲁塞的说法，他们是一群大地之子。历史学家在论述历史每每涉及草原文化时，都显得很兴奋，似乎从草原上出发的游牧民族是历史大车上的一部古老的留声机，当历史学家扭开属于它的那个开关时，便会发出震耳欲聋、让人精神振奋的声音。所以，当这样一群人突然在人们面前出现时，他们身上赤野的气息和对文明的轻视，让西方人不能理解更不能接受。但他们百折不挠，就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愿为世界换血，享受征服的快乐。他们终其一生都要让自己在开阔的地方生活，并为之而不惜一切地去打仗，让人觉得他们就是为战争而生的。

这三个人之所以能够重新为世界换血和布局，其实都与他们的血性有关。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的意志是从不会因受外界的影响而有所改变的，他们的行为同样不会囿于世界，当走到让他们眼花缭乱的文明世界面前时，他们并没有胆怯，而是用自己的想法开始劫掠、征服和杀戮。有时候，他们显得非常可爱，打仗只是率性而为，不把胜利当回事，即使失败也在所不惜。他们行为中的本能和无意识，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民族不可



宁夏中卫大麦地岩画。

改变的根性。事实上，他们三人除了打仗外，更多的时候有清晰可见的常人举动。比如阿提拉向往罗马公主的裸体时的内心悸动，耶律大石难以割舍家族尊严的隐忧心理，成吉思汗对马的偏爱，等等，都让人觉得他们似乎是我们身边熟悉的人，又因为匈奴和契丹都已在时间中消失，所以，他们身上的民族根性对后人而言便显得弥足珍贵。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们垄断了自己所处的时代。最后，他们都告别了这个世界，结束了自己的人生，跟随他们闯荡了很久的战士，甚至是他们所在的民族的命运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在身后留下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在世界各地，他们的名字被人们久久谈论。如果把世界比喻成一扇对人人都打开的门的话，那么相对于大一统的国家而言，他们的出现和消失都是推进文明这辆大车的插曲。他们为自己的理想全力以赴地去征服世界，甚至在有些时候他们只为享受冒险的快感，视维护人的尊严为至高的行为准则，他们武断地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了别人的痛苦之上。虽然“上帝之鞭”(Scourge of God)是他们的代名词，但被他们征服过的人因为内心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所以除了诅咒他们之外，从来对他们都没有什么好感。

只有经过很多年后，人们已经能够心平气和地对待历史时，他们的名字才开始从发黄的史册中散发出光芒。那时候，一位小男孩走进爷爷的书房，他翻开一本书，找到了爷爷讲过的故事里的三个人，大声朗读他们的名字。